



大白鲸

幻想儿童文学读库



Zhujin Cunzhuang De Wuniu

住进村庄的巫女

九九著

 大连出版社
DALIAN PUBLISHING HOUSE

大白鲸幻想儿童文学读库

住进村庄的巫女

九九著

 大连出版社
DALIAN PUBLISHING HOUSE

© 九九 2015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住进村庄的巫女 / 九九著. —大连: 大连出版社, 2015.9
(大白鲸幻想儿童文学读库)
ISBN 978-7-5505-0949-8

I. ①住… II. ①九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60314号

出版人: 刘明辉
策划编辑: 刘明辉 李 岩 毕华书
责任编辑: 毕华书 张 斌
封面绘图: 刘丽娜
封面设计: 彭 婷 王 岩
插图绘制: 刘丽娜
责任校对: 李玉芝
责任印制: 徐丽红

出版发行者: 大连出版社
地址: 大连市西岗区长白街10号
邮编: 116011
电话: 0411-83621171 / 83621075
传真: 0411-83610391
网址: <http://www.dbjsj.com>
<http://www.dlmpm.com>
邮箱: zhangbin@dlmpm.com
印刷者: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经销者: 各地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60 mm × 220 mm
印 张: 12
字 数: 135千字
出版时间: 2015年9月第1版
印刷时间: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5505-0949-8
定 价: 22.00元

(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)

专家导读

Daodu
Zhuanjia

盛开在孩子心田的新神话之花

—董宏猷

美丽的沮漳河是长江的一条支流，河堤内外，杨柳依依，野花似锦，麦苗青青……女孩邬妮从小生活在河畔的一个村庄，她喜爱大自然，凡事喜欢追根溯源，爱独立思考。但是在小伙伴们看来，邬妮有点儿古怪异常，孤独得让人无法靠近。村里人说邬妮是巫女的后代。当邬妮为这个古怪的传言感到委屈伤心时，她的姑姑却不以为意，在那些数不清的黑夜里，姑姑常常搂着邬妮说：“不要为这难过。你是天底下最棒的女孩，没有谁能够超越你。我为你骄傲，也为你的名字骄傲。”

《住进村庄的巫女》一书由此拉开序幕，讲述沮漳河畔的新神话故事。

若干年前的一天，沮漳河发大水了，在河上撑船摆渡的青年摇动双桨正准备回家，身后忽然传来一个飘飘忽忽的声音：“大哥……请把我也捎到对岸去吧！”青年回头一看，呀，面前站着一个身穿白衣的女子，披着一头长发，头上戴顶斗笠，斗笠檐垂得低低的，看不

清脸。但是她的声音让青年心中一颤。青年不忍心将女子丢在洪水汪洋中，于是把船摇回岸边，去载那女子。

那女子立在船头，像是一尊洁白无瑕的雕像。小船过了河，女子上了岸，奇妙的事情发生了：猛涨的河水一下子退了下去，河里的万千鱼儿纷纷跃出水面，跳起了欢快的舞蹈；河岸边的杨柳和芦苇也从汪洋中挣脱出来，猝然开出了雪片般的花朵。

据村里人说，那女子是个巫女。自从神秘的巫女住进村庄以后，那里便接连不断地发生各种怪异的事情。姑姑十七八岁的时候，有个好朋友叫麦子，她们经常互相邀约，坐小木船到河对岸的江陵看电影。麦子姑娘爱上了一位身体有残疾的青年，有一次，她带着心上人和姑姑一起过江去看电影。船桨激起的水花在星空下晶莹透亮，一切都和往常没有两样，然而在这静谧的夜晚，一场祸事即将发生。一艘机帆船朝小木船撞来，剧烈的碰撞中，麦子姑娘落入河水，像一条鱼似的游走了，再也没有回来。

麦子姑娘失踪后，村庄里发生了一系列怪事。第一年，旺财家十八岁的小女儿到河边洗衣裳，大白天的，竟然离奇地从人间蒸发；第二年，一个叫红雨的女孩消失在沮漳河边；第三年，一个叫紫薇的女孩同样消失在沮漳河边。村庄笼罩在一片诡谲的气氛中，就连女主角邬妮的出生，也涂抹了一层诡谲的色彩：有一天，村庄里那棵又高又大的桂花树下，传来了婴儿时断时续的哭声，包裹在襁褓中的邬妮出场了，她没有父母，也不清楚来历，人们背地里议论纷纷，说这个女孩子是巫女的后代……

邬妮听说了自己的身世之后，开始了她漫长的寻找亲生妈妈的旅程。

小约是邬妮的知心小伙伴，有一天，她带着邬妮进入河底小镇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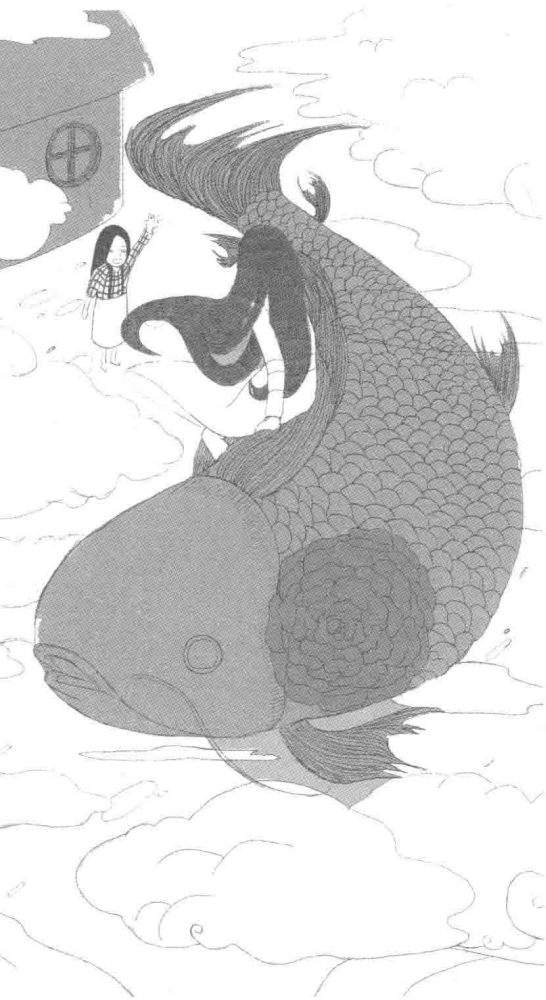
那是一个四季开满了鲜花的地方，到处是奇怪的城堡和房子。邬妮在河底小镇看到了楚国的祭祀仪式，看到了精妙绝伦的音乐演奏厅，看到了紫贝壳铺成的小路，看到了成群结队的千百种鱼儿，看到了瑰丽的金色鲤鱼——传说中的小河之母。

在寻找亲生妈妈的过程中，邬妮一天天长大了，变成熟了。经过时间的锻打与锤炼，邬妮终于领悟到生活的真谛：那个生过我的妈妈，也许化成了风，也许化成了雨，也许是沮漳河畔的一朵小花，或者是天上的一只鸟、河里的一条鱼。有一天，我们或许会偶尔相遇，或许会擦肩而过。正如邬妮所说的：“至于我的亲生妈妈是谁，它真的那么重要吗？我的妈妈是巫女也好，不是巫女也罢，重要的是我要好好爱自己，爱姑姑，爱身边的每一个人。”

这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。新锐作家九九从小生活在美丽的沮漳河畔，她在一篇创作谈中曾说道：“我的家乡是一块楚文化氛围非常浓郁的土地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，从小耳濡目染，我对家乡流传的一些神话故事非常着迷。”近年来，九九醉心于“新神话系列”的儿童文学创作，写出了《住进村庄的巫女》等一批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。正如作者所言，为了不让神话这片美丽而丰饶的土壤流失，更为了少年儿童的心田里能开出奇幻的花朵，她开始了“新神话系列”的创作之路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，这些花朵一旦绽放，孩子们的世界就会爆发出不一样的声音，呈现出不一样的图画。这是作者期待的，也是我和读者们所期待的。

目录

Mystic



- 一、不一样的姑姑 / 1
- 二、沮漳河中的小木船 / 8
- 三、麦子的忧伤故事 / 14
- 四、神秘的河灯 / 27
- 五、巫镇来的客人 / 39
- 六、新朋友小约 / 51
- 七、爸爸回来了 / 73
- 八、河底奇遇 / 94
- 九、回到村庄 / 116
- 十、屋顶上的女孩 / 130
- 十一、拔光羽毛的鸟 / 149
- 十二、永远的歌声 / 171



一、不一样的姑姑

我得承认，我是个异常的孩子，异常到小伙伴们没办法靠近我。

他们总在背后嚼舌根，说我是某个巫女的后代。他们说得有鼻子有眼，让更多的小孩去相信他们的推测。当然，这些舌根归根结底来自他们的家庭。那些不知所云的父母常常声色俱厉地警告孩子：“喂，离她远点儿……”好像我是传说中的黑白无常，随时会取了他们的小命。

但是，我的姑姑却不以为意，她甚至为此陶醉。在数不清的一个个黑夜，姑姑常常搂着我说：“邬妮，不要为这难过。你是天底下最棒的孩子，没有谁能够超越你。我为你骄傲，也为你的名字骄傲。”

姑姑的话只在短时期内起了一点点安抚作用，更多的时候，我都处于沮丧中。



我不知道这该死的名字是谁的杰作。无论是谁，我都没办法接受。唉，我真是烦透了这个名字，因为我身边的小孩一听到这个名字，第一反应就是“巫女”。“邬妮”是“巫女”的谐音，这个倒没错，问题是他们——我说的是那些对我怀有特殊关注之心的小伙伴们——总是忘记威严的父母给予的谆谆教导，忘记必须远离我的警告，对着我不怀好意地嚷嚷：“巫女——巫女——”那怪腔怪调的模样，真让我受不了！

我记得，有一次，邻居家那个浑小子胡非纠集了一群小坏蛋在放学的路上对着我喊叫，他们一边做着可恶的鬼脸一边扯着嗓门，声音像一阵雷鸣震天动地。我吓坏了，飞似的仓皇而逃。事实上，我总是处于惊惶不安之中，如同一只惊弓之鸟。那次，我竟然倒霉地掉进了一个没有盖好盖子的沼气池里。沼气池里的水只有一半，虽不足以淹死我，但刺骨的冰冷和恶臭的污浊之气几乎令我窒息。我就这样在污水里扑腾着，像一只无辜的可怜巴巴的小鸡。漫长的等待让我变得迷茫而恐惧，难道传说中的巫女真的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家伙吗？我真的是巫女的孩子吗？一直到了傍晚，一个老师从沼气池边经过，才把我拽上来。如果不是这样，估计我早就没了小命。

这样的惊恐总在不同时刻、不同地点，以不同方式出现。而我，也渐渐在惊恐中习惯了逃避。逃避让我愈加烦恼，也让我愈加孤独。没有朋友的童年是多么惨淡，你闭上眼睛想一想就可以知道。当然，我的烦恼和孤独也不仅仅因为名字，还有更多原因。比



如，我从哪里来？为什么那么多人看我的目光都怪怪的？为什么别人都有妈妈，我却没有？还有，爸爸为什么不喜欢我，一看到我就好像看见了一堆臭狗屎？我知道这样去描述我的处境是多么尴尬，可是有什么办法呢？事实就是这样令人悲愤。

幸好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还有我亲爱的姑姑，而且姑姑是那么疼爱我。姑姑总会搂着我说：“邬妮，你知道吗？你就是姑姑的命根。你只有好好地长大，姑姑才能顺利地变老。”为什么我是姑姑的命根，而不是爸爸或妈妈的命根呢？唉，见鬼！绕来绕去，又绕到这个令人伤心的话题上去了。尽管我很想知道答案，但我却不忍心让姑姑伤心。因为有一次，我不小心提到“妈妈”这个词语时，姑姑就转过身子不说话了。我悄悄一瞅，发现姑姑掉眼泪了。

为什么“妈妈”这个词语会令姑姑如此伤心？这个问题一直让我困惑。可是，我不敢问下去。

你可能不知道我姑姑是一个怎样的女人。在我们生活的那个村庄里，姑姑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会赶着水牛耕地的女人。那头水牛是全村最倔强的牛，它经常“红眼睛”，红了眼睛就不听话，还喜欢和别的牛打架，打得那些牛皮开肉绽。但是，只要我姑姑一拽牛绳，那头发疯般的水牛立马会变得安静，还歪着脑袋哞哞地对着我姑姑撒娇呢。姑姑牵着它在地里干活时，它更是老实本分，简直像个乖巧的小孩。它好像挺怕我姑姑，又挺依恋我姑姑。

当我问姑姑这是为什么的时候，姑姑说：“这一点儿都不奇怪。动物和人一样，身体里充满了感情细胞，只要你真心对它好，

它会感受到，并用真心回报你。”姑姑说的一点儿都不错，后来，我一直对这头牛好，渐渐地，它也成了我童年时期最忠实的伙伴。

姑姑还有很多和别的女人不一样的地方，比如抽烟。姑姑总是在夜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，白天她是不抽的。她抽的都是最便宜的香烟，那些贵的她抽不起，因为姑姑肩负着养育我的重任。即便这样，每次我充当她的跑腿去帮她买香烟时，她还是要塞给我两个钢镚儿让我买零食。在我们生活的那个村庄，从来没有一个年轻女人敢抽烟，那只是男人和老女人的事情。可是，年轻的姑姑却抽，而且会吐出一个个漂亮的烟圈，那烟圈在我们头顶上曼妙地飘来飘去，像泛着淡蓝色光芒的白色水母。在皎月似水的夜晚，姑姑常常坐在院子里吐烟圈给我看，这些烟圈形状奇异，打着旋儿，围绕姑姑转来转去。我咯咯笑着用手去抓，可是那些烟圈像神秘的小妖，我刚一碰到，它们便化成几缕丝线从我的指缝里溜走了，只留下一股淡淡的烟味。这可是我童年中最快乐的时光了，我喜欢这样的夜晚。

姑姑最令人迷惑的地方是，她一直都没有结婚。当然，这对于我来说是件好事。如果她结婚了，有了自己的小孩，还会要我吗？还会对我这样好吗？所以，我内心里总是自私地希望，姑姑最好一辈子都不结婚，一辈子守着我。我可以没有爸爸妈妈，但不能没有姑姑。

姑姑已经过三十岁了，在这个小小的村庄里算是很老很老的姑娘了，何况她还有我这个众人所不容的“拖油瓶”，谁愿意娶一个



有着“拖油瓶”的老姑娘呢？尽管姑姑长得并不难看，甚至还有几分美丽——她的头发又黑又亮，常常被一根蓝丝带束成一根马尾辫。天气晴朗的傍晚，姑姑会打开她的长发，用一种名叫“飘柔”的洗发水仔细清洗。然后，姑姑坐在沉沉的暮霭里，晚风轻轻地撩着她的长发，她的长发就在她的背上悠悠起舞，显得异常飘逸。姑姑的皮肤依然很白，尽管她经常在太阳下干活，似乎并没有留下很多太阳的痕迹，上面虽有细小的皱纹，但在阳光下越发生动。

对了，姑姑喜欢看书，还是个讲故事高手。她常常给我讲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故事。那些故事，是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听到的。说到这里，我不由得想起一个地方，因为她讲的许多故事都和这个地方有关。

这个地方就是一条叫沮漳河的小河，是长江的一条支流。从地图上，你根本找不到它，因为它的河床很窄。但是，它可真够长的，据说有三百多公里。它的上游分为东、西两支，东支为漳河，西支为沮河，流到我们村庄的时候，它就合二为一变成了沮漳河，再往下行二十公里，就汇入了滚滚东去的长江。沮漳河的北岸是江陵，南岸是枝江，两岸都筑着长长的河堤，像两条沉睡的长龙卧在那里一动不动。河堤内外却杨柳依依，野花似锦，那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。我曾经一次又一次把自己当作一个皮球从河堤上滚到河滩边，每次都滚得眼花缭乱，眼冒金星，却没有一次厌烦过。青草像一块舒适的绿手帕贴着我的脸，草香像小蛇一样爬进我的鼻孔，眼前是翻滚的蓝天白云，耳边传来呼呼的风声，那感觉真

是妙不可言。

沮漳河的水永远那么清，清得透底。我常常看到大大小小的河蚌在河底悠闲地漫步，羽翼似的外壳一张一合，带着一种无法言喻的诱惑。我还看到成群结队的小鱼穿过森林般丰茂的水草，跃出水面对着我好奇地探头探脑，似乎想要告诉我一大堆不为人知的秘密。沮漳河的水似乎永远都没有坏脾气，它总是不急不躁地流淌。姑姑说：“邬妮，你知道吗？这河里流淌的不仅仅有河水，还有数不清的故事呢！”



二、沮漳河中的小木船

姑姑的故事就是从沮漳河开始的。

她每次在开讲之前，总强调那是一个绝对真实的故事，没有半点儿虚构。她庄严的表情容不得我有半点儿怀疑。现在，请你务必相信，这里的每个故事都千真万确，故事中的每个人物和细节都像沮漳河的水一样清澈，不掺一粒沙子。

还是从河边那只小木船说起吧。它浑身深褐色，单薄而结实，没有一丁点儿装饰，如今仍停泊在我家后面的渡口，不声不响，像个满腹心事的老爷爷。偶尔有一两个人要过河，它才会荡起双桨，慢慢挪动沉重的步伐。它在这条河里工作有多久了？我不知道，姑姑也不知道。不过，看看它那泛白的船舷，再看看船舷上密集的裂痕，我想，它应该很老很老了。

“的确很老了，据说，那撑船的老人还是造船人的孙子呢！”姑姑说。

老爷爷应该不小于六十岁了。当我向他走近时，老爷爷便对我笑了。他的笑让他密集的皱纹富有节奏地舒展开来，让我想起了在《动物世界》里看到的海葵。这个比喻也许不够恰当，但是它让我体会到了宽大无边的包容，一如海葵对小丑鱼的容纳。我看着他那皱巴巴的手，心想：天哪，小木船可以做我的老祖宗了，那双苍老得像栎树皮一样的手就是最好的证明。

姑姑神秘地对我说：“别看小木船模样平常，它的经历却非同凡响。”





那年七月，大雨一直下了七天七夜，沮漳河里的水泛滥成灾，眼看就要漫上堤沿了。河两岸的人们惊慌失措，敲锣打鼓来到河边，放鞭炮，烧高香，乞求河神息怒。可是沮漳河不吃这一套，第二天清晨仍然蹿上堤沿。人们收拾了值钱的家当，卷起了铺盖，像蚂蚁一样开始四方逃难。转眼间，人丁兴旺的小村庄就变得空荡荡了。

那时候，老爷爷的爷爷还是个青年，他是个木匠，刚好砍了家门口的老榆树做了只小木船。只有他不想走，因为家里还有生病的老母亲。他想，万不得已时，这船没准儿能救他和母亲一命呢。这么一想，他便扛起船来到河边要试试。没想到就在他把船划到对岸时，河水竟淹没了河堤。他慌了神，不好，老母亲还在家里躺着呢，得去救她！就在他准备返回村庄时，身后传来一个飘飘忽忽的声音：“大哥……请把我也捎到对岸去吧！”青年回头一看，呀，面前站着一个人身穿白衣的女子。那女子披一头长发，戴着斗笠。斗笠檐垂得低低的，青年看不清女子的脸，但是她的声音让青年心中一颤。青年不忍心把这个女子丢在这片洪水汪洋中，于是把船重新摇回岸边，去载那女子。

那女子一跳上船，船头重重地往下沉了一下。青年感到好生奇怪：看上去如此轻盈的女子，怎么会这么沉？那女子立在船头，像尊白色雕像，一声不响。船驶到对岸了，他们刚一上岸，天空中忽然刮起一阵狂风，吹得岸边的白杨树叶哗啦啦响，像有千万个人在击打节拍。老辈人说，白杨树叶响是鬼拍手的声音。河滩上，一望